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The Transcripts of
Leo Strauss's Courses

刘小枫◎主编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讲疏


尼采如何克服历史主义

——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讲疏

Leo Strauss On Nietzsche's *Thus Spoke Zarathustra*

维克利 (Richard L. Velkley)◎整理

马勇◎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讲学录

刘小枫 ● 主编



尼采如何克服历史主义

——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讲疏

Leo Strauss On Nietzsche's *Thus Spoke Zarathustra*

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讲疏

维克利 (Richard L. Velkley) ● 整理

马勇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如何克服历史主义/(美)施特劳斯讲疏;(美)维克利整理;马勇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9108-0

I. ①尼… II. ①施…②维…③马… III. ①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8344号



LEO STRAUSS ON NIETZSCHE'S THUS SPOKE ZARATHUSTRA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L. Velkley

Copyright © 201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8-812号

施特劳斯讲学录

尼采如何克服历史主义——尼采《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讲疏

讲疏者 (美)施特劳斯

整理者 (美)维克利

译者 马勇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00×960 1/16

插页 6

印张 19.5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8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9108-0/B.1184

定价 9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1949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施特劳斯执教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自1956年起至去世(1973),施特劳斯授课大多有录音。

施特劳斯去世后,部分录音记录稿一直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手中私下流传,并经学生之手进一步流传,其实际影响断难估量。本世纪初,部分记录稿的影印件也流传到我国年轻学子当中。这些打印的录音记录稿文字多有舛误,有些地方因油墨模糊字迹难辨,还有不少明显脱漏。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施特劳斯的养女珍妮教授(Professor Jenny Strauss)和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The Estate of Leo Strauss)主任塔科夫教授(Professor Nathan Tarcov)决定整理施特劳斯的全部讲课记录稿,并在“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陆续刊布,供天下学人分享。

2013年,本工作坊计划将陆续刊布的整理成果译成中文,珍妮教授和塔科夫教授得知此计划后,全权委托本工作坊主持施特劳斯讲课记录整理稿的中译,并负责管理中译版权。

本工作坊按“施特劳斯中心”陆续刊布的整理本组织逐译(页码用方括号标出),翻译进度取决于整理计划的进度。原整理稿均以课程名称为题,中文稿出版时,为了使用方便,我们拟了简要的书名,并在副

标题位置标明课程名称。

刘小枫

2016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首席编者 塔科夫(Nathan Tarcov)

执行编者 麦基恩(Gayle McKeen)

李向利 译

施特劳斯不仅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还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老师。在他的这些课程讲学录中,我们能看到施特劳斯对众多文本的疏解(其中很多文本他写作时很少或根本没提到过),以及对学生提问和异议的大段回应。在数量上,这些讲学录是施特劳斯已出版著作的两倍还多。对研究和修习施特劳斯著作的学者和学生们而言,它们将极大地增添可供参阅的材料。

1950年代早期,由学生记录的施特劳斯课程笔记的油印打字稿,就已经在施特劳斯的学生们中间传阅。1954年冬,与施特劳斯的[关于]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的课程相关的首份录音资料,被转录成文字稿分发给学生们。斯多灵(Herbert J. Storing)教授从瑞尔姆基金会(Relm Foundation)找到资助,以支持录音和文字稿转录,从1956年冬施特劳斯开设的历史主义与现代相对主义(Historicism and Modern Relativism)课程开始,该资助成为固定的[资金]基础。自1958年起至1968年离开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在这里开设的39个课程中,被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的有34个。从芝大退休后,1968年春季、1969年秋季和[接下来的]春季学期,施特劳斯在克莱蒙特男子学院(Claremont Men's College)授课,有录音(尽管他在那里的最后两次课的磁带已佚),他在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四年的课程也有录音,直至他于1973年10月去世。

现存原始录音的质量和完整性差别很大。施特劳斯[讲课]离开

麦克风时,声音会弱得听不到;麦克风有时也难以捕捉到学生们提问的声音,却常常录下门窗开关声、翻书声,街道上[过往]的车辆声。更换磁带时录音中断,[记录稿]就留下众多空白。施特劳斯讲课超过两个小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磁带就用完了。录音磁带转录成文字稿后,磁带有时被再次利用,导致声音记录非常不完整。时间久了,磁带[音质]还会受损。1990年代后期,首先是格里高利(Stephen Gregory)先生,然后是芝大的奥林中心(John M. Olin Center,由John M. Olin Foundation设立,负责调查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管理人,发起重新录制工作,即对原始磁带数码化,由Craig Harding of September Media承制,以确保录音的保存,提高可听度,使之最终能够公布。重新录制工作由奥林中心提供资金支持,并先后由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和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负责监管。格里高利先生是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管理人,他在米勒中心(Jack Miller Center)的资助下继续推进这项规划,并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保存和访问处(Division of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of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拨款帮助下,于2011年完成了这项规划,此时他是芝大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管理人。这些音频文件可从施特劳斯中心的网站上获得:<http://leostrausscenter.uchicago.edu/courses>。

施特劳斯允许进一步整理录音和转录成文字稿,不过,他没有审核这些讲学录,也没有参与这项规划。因此,施特劳斯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克罗波西最初把[讲学稿]版权置于自己名下。不过,在2008年,他把版权转为施特劳斯的遗产。从1958年起,每份讲学录都加了这样的题头说明(headnote):

这份转录的文字稿是对最初的口头材料的书面记录,大部分内容是在课堂上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部分有意准备出版。只有感兴趣的少数人得到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意味着不要利用它,利用就与这份材料私下的、部分地非正式的来源相抵触。郑重恳请收到它的人,不要试图传播这份转录的文字稿。这份转录的文字

稿未经讲学人核实、审阅或过目。

2008年,施特劳斯[遗产]继承人——他的女儿珍妮(Jenny Strauss)——请塔科夫(Nathan Tarcov)接替克罗波西[承担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的工作。此时,塔科夫是芝大奥林中心以及后来的芝大美国建国原则研究中心的主任,而克罗波西直到去世,已经作为施特劳斯遗稿执行人忠诚服务了35年。珍妮和塔科夫一致认为,鉴于旧的、常常不准确且不完整的讲学录已经大范围流传,以及[人们]对施特劳斯思想和教诲的兴趣持续不减,公开[这些讲学录],对感兴趣的学者和学生来说,会是一种帮助。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鼓励:施特劳斯本人曾与班塔曼出版社(Bantam Books)签订过一份合同,准备出版这些讲学录中的四种,尽管最终一个都没出版。

成立于2008年的芝大施特劳斯中心发起了一项规划:以已经重新录制的录音材料为基础订正旧的文字记录稿;转录尚未转录成文字稿的录音材料;为了可读性,注释且编辑所有的记录稿,包括那些没有留存录音材料的[记录稿]。这项规划由施特劳斯中心主任塔科夫任主席,由克罗波西负责管理,得到来自维尼亚尔斯基家族基金会(Winiarski Family Foundation)、希夫林夫妇(Mr. Richard S. Shiffrin and Mrs. Barbara Z. Schiffrin)、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和赫特格基金会(Hertog Foundation)拨款的支持,以及大量其他捐赠者的捐助。筹措资金期间,施特劳斯中心得到芝大社会科学部主任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an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职员伯廷赫布斯特(Nina Botting-Herbst)和麦卡斯克(Patrick McCusker)大力协助。基于重新录制的磁带[修订]的这些记录稿,远比原有的记录稿精确和完整——例如,新的霍布斯(Hobbes)讲学录,篇幅是旧记录稿的两倍。熟悉施特劳斯著作及其所教文本的资深学者们被委任为编者,基础工作则大多由作为编辑助理的学生们完成。

编辑这些讲学录的目标,在于尽可能保存施特劳斯的原话,同时使讲学录更易于阅读。施特劳斯身为老师的影响(及其魅力),有时会显露在其话语的非正式特点中。我们保留了在学术性文章(prose)中可

能不恰当的句子片段；拆分了一些冗长、含糊的句子；删除了一些重复的从句或词语。破坏语法或思路的从句，会被移到句子或段落的其他部分。极个别情况下，可能会重新排列某个段落中的一些句子。对于没有录音资料流传的记录稿，我们会努力订正可能的错误转录。所有这些类型的改动都会被注明。（不过，根据重新录制的录音资料对旧记录稿做的改动，没有注明。）我们在尾注中注明改动和删除的内容（不同的拼写、斜体字、标点符号、大写和分段），尾注号附在变动或删除内容前的词语或标点符号上。文本中的括号显示的是插入的内容。缺乏录音资料的记录稿中的省略号仍然保留，因为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是删除了施特劳斯说的某些话，还是他的声音减弱[听不清]，抑或起破折号作用。录音资料中有听不见的话语时，我们在记录稿中加入省略号。[记录稿中]相关的管理细节，例如有关论文或研讨班的话题或上课的教室、时间等，一律删除且不加注，不过我们保留了[施特劳斯布置的]阅读任务。所有段落中的引文都得到补充，读者能够方便地结合[引述的所讲]文本[的内容]阅读讲学录。施特劳斯提及的人物、文本和事件，则通过脚注进行了确认。

读者应该谅解这些讲学录的口语特点。文中有很多随口说出的短语、口误、重复和可能的错误转录。无论这些讲学录多么具有启发性，我们都不能认为它们可以与施特劳斯本人为出版而写的那些著作等量齐观。

2014年8月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 1

英文编者导言 / 1

英文编辑本说明 / 12

第一章 导论 / 14

第二章 恢复作为伦理标准的自然 / 31

第三章 作为创造者的自己 / 53

第四章 真正的个体是最高目标 / 72

第五章 假设的自然和终极真理 / 93

第六章 真理、解释和可理解性 / 105

第七章 权力意志与自我超越 / 136

第八章 总结与评论 / 166

第九章 希腊哲学和圣经：自然与历史 / 184

第十章 永恒复返 / 195

第十一章 审视：尼采与政治哲学 / 218

第十二章 整全的善、苏格拉底式和海德格尔式的批评 / 231

第十三章 创造性沉思 / 256

第十四章 复兴神圣的和终极的问题 / 282

英文编者导言

——施特劳斯、尼采和政治哲学史

维克利(Richard L. Velkley)

[xi]^①施特劳斯早年就与尼采哲学有一种特殊关系。他说,从22岁到30岁期间,“我对自己从他书中所读懂的一切句句相信”。^②30岁那年,他写道,“通过尼采,传统被连根拔起。传统完全丧失了其自明的真理”,他发现这是一个具有解放性的事件,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再次提出“如何生活的问题”。^③在1930年代早期,施特劳斯将尼采与海德格尔共同视为这样的人物;他们揭示了“现代哲学的无根性”,却仍然持守现代哲学的信念,即相信“现代哲学预设那些最基本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因而它能够‘进步’”。^④这两位哲人揭示

① [译按]方括号中的页码是英文版的页码。

② 施特劳斯致洛维特(Karl Löwith)的信,1935年6月23日,见《施特劳斯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三卷本,H. Meier和W. Meier编(Stuttgart and Weimar: J. B. Metzler, 1996-2001),卷三,页648。该信的英译,见《洛维特与施特劳斯之间的通信》(“Correspondence, Karl Löwith and Leo Strauss”),*The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5-6: 182-84。[译注]中译参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页244。

③ 《当代的宗教处境》(“Religiöse Lage der Gegenwart”),见《施特劳斯文集》,H. Meier和W. Meier编,卷二,前揭,页389。英译见“Religious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见*Reorientation: Leo Strauss in the 1930s*, Martin D. Yaffe和Richard S. Ruderman编,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页234。[译注]此文的中译,见施特劳斯,《门德尔松与莱辛》,卢白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页42-64。

④ 施特劳斯致克吕格(Gerhard Krüger)的信,1932年11月17日,见《施特劳斯文集》,H. Meier和W. Meier编,卷三,前揭,页406。[译注]中译参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前揭,页43。

了现代哲学特定的缺陷分别是：忽视追问何为最佳生活的苏格拉底问题(尼采)，存在(Being)问题(海德格尔)。正如这两位思想家终结了现代哲学，他们也完成了现代哲学，他们“抵达之所正是苏格拉底的起点”。^①

不过，他们两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吸收了基督教传统。在尼采那里，这一点出现在他对良心的“诚实”(“probity” of conscience)的描述中。尼采思想中的基督教要素即便不是破坏了，至少也使他复兴希腊哲学原初典范的努力变得非常复杂。施特劳斯在1933年断言，尼采未能颠覆他与之斗争的力量，而柏拉图能让一个人“以更简单、更明确而且更原初的方式，提出尼采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②带着这一洞见，施特劳斯开始回归前现代理性主义——他之前怀疑这一回归的可能性。^③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施特劳斯深化了对政治哲学史的理解，强化了对位于前现代理性主义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差异深处的那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即哲学的生活方式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天然的难题。施特劳斯得出了下述观点：现代理性主义尽管在强化进步信条[xii](相信哲学或科学有能力且被要求解决人的根本问题)方面有一种“不彻底”的结果，它仍然是一位激进的创新者马基雅维利创立的。在论马基雅维利的书中，施特劳斯写道：

马基雅维利决定性地扭转了对哲学的理解，依照这一新理解，哲学的目标在于减轻人的负担或增进人的力量，或者在于将人引

① 施特劳斯致克吕格的信，1932年12月12日，见《施特劳斯文集》，H. Meier和W. Meier编，卷三，前揭，页415。[译注]中译参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前揭，页61。

② 施特劳斯致洛维特的信，1933年2月2日，见《施特劳斯文集》，H. Meier和W. Meier编，卷三，前揭，页620-21。[译注]中译参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前揭，页77-78。

③ Leo Strauss,《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英译本前言”，E. Sinclair译，New York: Schocken, 1965, 页31。[译注]中译参施特劳斯，《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李永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页57。

向一个理性社会,这个理性社会的凝聚纽带和终极目标寓于它的每个成员被启蒙追求自利或追求舒适的自我保存。柏拉图的洞穴变成了“实质”(substance)。通过为所有人提供他们所希冀的善,通过成为所有人明显的施惠者,哲学(或科学)遂不再可疑或不再疏离于政治。^①

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或他对最佳政制理念和前现代哲学原则的批判,被随后的现代哲学传统继承,以减轻人的负担,从而克服哲人在古代所处的那种疏离和放逐的境况。施特劳斯将之归因于现代哲人的首要目标是实践,即施惠于所有人,尽管可能首先是施惠于哲人自身。这一实践目标,如果没有简单地取代了哲学核心的沉思活动,至少也超越了这一活动。

在施特劳斯的论述中,哲学预设的征服自然的任务要求将哲学思考的视野窄化到人类事业的现时历史领域。在这一前后相继的三波“浪潮”中,哲学对人类福利所负的实践责任不断增大,与之相伴随的是其理论基础不断向历史化加深。尼采是这一发展趋向的完成,尽管极为深刻,却充满矛盾。尼采的思想呈现出两个面相:一、彻底批判现代理性主义;二、现代哲学历史化的完成。

对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概念来说,尼采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当然也是哲学史的一位关键人物。在施特劳斯不合惯例的用法中,“政治哲学”是对哲学的政治处境的反思,或者是对政治与探究精神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的反思(这个主题贯穿希腊的诗歌、史书和哲学,不过最突出的是苏格拉底),哲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张关系成为哲学不可缺少的出发点(但是在现代性历程中,一直忽视了这一紧张关系)。

在肯定了尼采处于核心位置(既完成了哲学历史化的过程又指出了一个新的开端)之后,[xiii]施特劳斯赋予尼采一个突出的位置,类似于他在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历史”(history of Being)上所处的位置。

① 见 Leo Strauss,《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Thoughts on Machiavelli*),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8, 页 296。[译注]译文引自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页 474,略有改动。

因此,在1959年和1967年的授课中,施特劳斯对尼采的双重特征(既彻底的现代又试图恢复古希腊的智慧)的反思,暗中推进了与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对话。

尽管这一点很少被领会到,但是,施特劳斯对尼采的阅读是上个世纪主要的哲学—历史探究。这一探究不仅是对尼采的一种独创性解释,同时,其核心也是对近代哲学的现代性基础和含义最重要的检省。下面的评论致力于为施特劳斯着迷于与尼采危险的双面性(the explosive duality)进行友好的竞赛提供初步的思考,关于这一竞赛从施特劳斯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只能得到一些暗示。

从早年起,施特劳斯就认为尼采真正的关切是哲学而非政治。在后期的著述和授课中,施特劳斯逐渐确信,尼采重新发现了“苏格拉底问题”,从而重新提出了献身于知识的生活的意义及善的问题,即便尼采本人拒绝将苏格拉底作为替代选择。^①但是,直至1959年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课程前,施特劳斯关于尼采最著名的公开说法是“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讲座结尾的结论,其中施特劳斯没有谈到苏格拉底与尼采的联系。^②

施特劳斯关于尼采最著名的说法是,将尼采视作现代性“第三次浪潮”的发起者,当然这是一种严厉批评的口吻。然而,这一说法勾勒

① 参 Leo Strauss,《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页 6-8([译注]中译参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李小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 4-7);《苏格拉底问题》(“The Problem of Socrates”),见 *Interpretation* 22(1995), 页 322-24(1970年的讲座);《政治科学的起源和苏格拉底问题》(“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Problem of Socrates”),见 *Interpretation* 23(1996), 页 136-39(1958年的讲座),[译注]这次讲座共六讲,第一讲的中译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 304-316,后五讲的中译见施特劳斯,《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 163-254。

② 《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见《什么是政治哲学及其他研究》(*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页 54-55([译注]中译见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 44-46);《现代性的三次浪潮》(“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见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Ten Essays by Leo Strauss*, Hilail Gildin 编,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页 81-98, 11 章以下。[译注]中译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前揭,页 317-330。

了同时进行的在尼采课程上讨论的最重要的几个主题：

(1) 在停留于 19 世纪对“历史意识”的发现的同时,尼采反对历史进程是理性的观点；

(2) 尼采反对下述信念:相信真正的个人与现代国家和谐一致是可能的,从而由黑格尔的和谐(reconciliation)回到了卢梭的悖论(antinomy)；

(3) 尼采认为,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根本上依赖于创造一种视域,这种视域无需理性赋予其正当性；

(4) 尼采认为,最伟大的人物都是视域的创造者,权力意志能解释这类伟人的活动；

(5) 尼采关于创造性活动的呼吁是对那些应当彻底革新自己生活的人所讲,而不是对社会或国家所讲,但即便如此,尼采仍然希望真正的创造者形成一种新的高贵,从而能统治这个星球；

(6) 尼采“运用他无与伦比的、用之不尽的言辞力量”,让他的读者憎恶所有现存的政治选择,却没有指出通向政治责任的道路,从而为法西斯统治做了准备。[xiv]作为一个补充,施特劳斯隐射了海德格尔,指出“权力意志的哲学困境在尼采之后导致了明确地拒绝永恒”。

在 1959 年讲授《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课程和 1967 年讲授《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的课程中,出现了一种比 1960 年之前的著述中关于尼采的说法更为深入、更有好感的说法,这一倾向在 1973 年论《善恶的彼岸》的文章中愈发明显。^① 施特劳斯谈到他从尼采那里多

① 参《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Note on the Plan of Nietzsche’s Beyond Good and Evil”),首次刊登在 1973 年的 *Interpretation* 上,重印于《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处于《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依照施特劳斯对此书的谋篇,正好位于《耶路撒冷和雅典:一些初步反思》(“Jerusalem and Athens: Some Preliminary Reflections”)一文之后。1959 年和 1967 年的尼采课程为这篇谜一般的文章投射了些许光亮。皮平(Robert Pippin)破解了这篇文章的一些谜,见《施特劳斯的尼采》(“Leo Strauss’ Nietzsche”),刊于 *Principle and Prudenc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C. Lynch 和 J. Marks 编,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6; 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细致的疏解,见《施特劳斯与尼采》(*Leo Strauss and Nietzsch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少学到了一些东西,而现代哲人中鲜有得到施特劳斯如此评价的哲人。

尼采是现代进步论和平等理想的伟大批判者,这是施特劳斯严肃对待的一个立场。尼采认为,现代学术和现代科学不能指引生活;人的生活任何时代都需要一种关于目的和目标的等级制;现代的世俗无神论社会面临着精神和身体双重毁灭的前景。施特劳斯宣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言”包含对现代非常深刻、全面的分析(见本书第二章)。最重要的是,尼采试图重新恢复哲学生活高于学者和科学家的生活的自然等级。这是尼采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最本质的联系,施特劳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这成了他的教诲的一个主题。因此,尼采以一种柏拉图式的方式意识到深刻的精神需要面具,哲学是严肃和戏谑的混合物,最深刻的思想躲避直接的交流和逻辑证明。

施特劳斯宣称,尼采的格言——“从现在起,心理学又是通往基本问题的必经之路了”——是对柏拉图的灵魂学的复兴。^① 为了转向哲学生活,这种心理学需要探究具有哲人心性的灵魂的独特品性和这种灵魂在政治道德生活中的处境(政治道德生活既支持又禁止这类灵魂)。卢梭作为重申哲学与政治的疑难关系的哲人,是尼采在这个方面的现代前辈。莱辛(Lessing)也因其隐微技艺的教诲得到了施特劳斯的高度评价。

对柏拉图的关切位于施特劳斯的“古典自然正确”(classic natural right)这一不平常的用法背后。1959 年的尼采课程强调,尼采“试图从历史回到自然”,因此尼采处于恢复古典自然正确的途中(见本书第一章)。^[xv] 用“古典自然正确”这个术语,施特劳斯提到了柏拉图德性的自然等级作为社会自然秩序的基础的说法,而哲学德性是德性的自

^① 参《善恶的彼岸》,“哲人的偏见”,第 23 节。参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的评论:“柏拉图的灵魂学是施特劳斯通向柏拉图的理念论之路:施特劳斯之路是通向《王制》之路”,参伯纳德特,《纪念施特劳斯》(“Memorial Speech for Leo Strauss”),见 S. Benardete,《灵魂探渊学:古典的诗与哲学的柏拉图式读法》(*The Archaeology of the Soul: Platonic Readings of Ancient Poetry and Philosophy*), Ronna Burge 和 Michael Davis 编,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12, 页 376。